



“没有牛奶,没有苹果,羸弱的母亲用乳汁养育了我;没有积木,没有滑梯,沙滩上落满我儿时的欢乐。”这是20世纪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看到过的诗句,题目忘了,作者的名字也不记得了,但这两句诗的内容一经过目便不曾忘记,大概永生也不会忘记,因为它也是我童年生活的真实写照。我们那代人,每个乡野的孩子都是在可怜而又慷慨的母爱中长大,也都是在自主甚至自创的游戏中度过了闭塞而又广阔的童年。

大平原上的家园里,到处都是孩子尤其是男孩子们玩耍的乐园。摔跤、赛跑、藏猫猫、鬼水、滑冰、模拟战斗……故乡的童年里,我们不仅体会到了游戏本身的紧张与快乐,也感受到了旷野的开阔坦荡,打谷场上柴堆草垛的幽静神秘,小河四季的变化以及岸上青草沙滩的温柔与亲切。然而,更多的游戏还是在那棵老槐树下,那里是我们名副其实的“游乐场”。

故乡长大的孩子们,哪一个没有老槐树下游戏的深刻记忆呢?男孩子们的戏贯穿一年四季。冬春的季节,我们喜欢那些跑跳打斗的活动。“撞拐”“攻城”“挤着晃”……有些是传统的、有原始出处有历史背景的,甚至简化模拟了古代两军对垒相互攻击的格局与声势。更多的是当地的土打土闹。有的连名字都没有,就是有名,也只有我们自己才能叫得出,听得懂。现在想用文字表达就会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因为全是方言土语,字典上别说不查到那些字,就连那些读音都没有。比如,那时冬天,我们热衷于一种石头游戏,我们叫它“杠几奔儿”。现在我怎么也找不到确切的文字。每人手执一块盘子一般大小、一指半左右厚的石头片儿,在划有两道边线的区域内,按公平方式取得先后次序后轮流投掷、撞击,然后再用脚踢着自己的石头片儿攻击别人的石头片儿。这游戏手脚并用,既需要体力又需要技术。严冬里几场游戏下来,身上出汗,头上就会冒出腾腾的热气儿。这倒不怕,农家的孩子,打小就经得起冷热,身子皮实,就是脚被石头撞了砸了,不是太厉害,也能忍受。最严重的问题是我们脚上穿的都是家做的棉鞋,禁不住石头的撞击和磨损,鞋尖儿常常被我们踢破。布碎了飞了,无影无踪,里面的棉花却裸露出来,看上去很是狼狈。那是缺布少棉的穷日子,每根线都是珍贵的,别说换不起鞋,就是被踢破的窟窿都

是不好找补丁的,在家长那里自然就免不了挨骂甚至挨打。但年年冬天,我们乐此不疲。

整个冬天,除了风雪的天气,每个夜晚,我们都是老槐树下度过的。那里有我们常年的“擂台赛”。“摔跤大王”“撞拐大王”,都是在老槐树下的较量中产生的。男孩子大都是生来就不服输的,每到傍晚,一个个都憋足了劲准备开战,吃完晚饭马上奔赴老槐树下的“战场”。冬天的夜晚,清冷又安静,我们好像给自己壮胆,也借以吓唬对手,总是边搏斗边呐喊,边呐喊边搏斗,时不时还发生争吵甚至叫骂。于是,老槐树下总是吵闹不断。旺盛的人气驱散了寒夜的寂寞,增加了小村的活力,而我们自己则在不断地冲撞中强筋壮骨,增加胆量,加快成长。

故乡是沙土地,但挖下三四尺就可见到黄土。而奇怪的是在黄土层居然还有些黑泥,它们一股一层断断续续地藏在黄土层中。这是黏性极好的泥,强过黄泥很多,我们称之为“茄子泥”,它们是“摔瓦瓦斗儿”的最好材料。初春,泥土刚刚开化,我们就从村外深土坑的坑壁里找到这种泥,都是用手直接从洞里抠出来。黑泥刚被抠出来冷硬粗糙,但一经揉搓就变得黏软劲道,非常有弹性。街道两旁,对着老槐树四个院子的门口外都有古老的青石板儿,光滑细腻,坚固稳定,是“摔瓦瓦斗儿”的理想之地。把茄子泥摔揉揉透之后,我们就揪一小块儿做成一个“瓦瓦斗儿”——一个烟灰缸状的空泥斗。然后一只手端了抡起胳膊往青石板上狠命一摔!手起泥落间,就会发生小小的爆炸。“瓦瓦斗儿”的底部就会炸出破洞,破洞越大摔得就越成功。但凡游戏总是有输赢的,“摔瓦瓦斗儿”的输赢物就是泥。输赢多少就看弥补破洞的用量了。做“瓦瓦斗儿”边儿要厚,底儿要薄。而摔的时候必须“稳准狠快”,要用很大的臂力。如果摔不好,摔斜了慢了劲儿小了,那个期待的爆炸就不会发生。一团泥就会死赖赖地瘫在石头上,没有比那更让人败兴的了。初春的天气,乍暖还寒,抠泥的时候是很冰手的,摔过几轮之后,就浑身发热,我们就把棉袄扣儿解开,手臂挥动间,棉袄就跟着飞扬,一下一下地扇起一阵阵风来。临近晌午,太阳正好,兴趣正浓的时候,干脆把棉袄脱了甩在一边,光着膀子猛摔猛叫。那是故乡初春特有的景象,我们自己创造的景象。那一声小小的爆



炸,仿佛是唤醒故乡的一声声小小的春雷,也宣示着乡间小小男童的气魄。茄子泥还有一个好用途就是搓成泥蛋儿——用弹弓打鸟的子弹。那几天,有男孩子家的窗台、墙角甚至猪圈房上,都会晒着一片一片的泥蛋儿。等泥蛋晒干了,各种鸟也就陆续飞到我们的家园,我们就用弹弓满世界打鸟去了……

尽管爱动好斗,但男孩子们的游戏也是分文武的。夏天太热,我们就玩文静一点的游戏。常玩儿的是那些土棋。“下五符”“顶牛”“挤半升子”,最简单名字最难听的一种叫“挤狗卵儿”。当然都是在老槐树的阴凉下,在沙土上画棋盘,现用现画。大概十岁左右的时候,我们对一种叫“戳黑虎儿”或者叫“戳黑胡儿”的游戏特别着迷。将高粱秆儿顶端的那节(我们称之为箭秆)纵向劈开,截成一排长的段儿,取四根做游戏工具,将它们对齐攥在手里,抬起手来往地上一戳,通常以落地后麻面朝上的数量定输赢,但如果四根儿全是光面朝上,名曰“黑虎儿”或者“黑胡儿”则是最高级的状态,是权威的赢家。这种游戏的输赢是杏核。盛夏之前,正是杏儿成熟的季节,便宜得很。再小的村庄,再穷的日子,也能消费几筐几篓,于是家

家就有了大把大把的杏核儿。这杏核儿在我们手里成了“赌资”成了“财富”,随着输赢赢赢,在不同的人手里流转聚散。这些收获是可以直接品尝的。每次游戏结束后留下自己的“本儿”,赢得的杏核儿就可以砸着吃了。通常都是现场“现砸现吃”。把杏核儿一颗一颗地在石头上用小石头砸了,取了杏仁儿放在嘴里嚼碎咽下,不管是苦是甜都是胜利和自豪的味道。当然,许多时候都是和对手一起分享的。多年之后,一看到杏儿我就会想起那些苦苦甜甜的味道。仿佛那便是故乡的味道,也是我们童年的味道了。

我孙子今年六岁,和许多城里的小孩一样,他们生来就不缺少玩具,已经满箱满柜了,仍然一个劲儿地买买买。不仅如此,大人还常带他到游乐场、动物园、植物园里玩儿,甚至坐火车乘飞机天南地北地“畅游世界”,但直到现在,他最投入最尽兴的还是一堆沙土之上。只不过日常能接触到的沙土实在少得可怜,除了小区里的一个沙坑,就是街头施工临时存放的“客土”。每当这个时候,我就想起故乡那棵老槐树,想起树下那一大片细软的沙土,想起我童年的经历。在祖孙童年的对比中,感慨岁月的流逝和时代的变化,心里的感受无以名状……

老槐树下(一)

□ 韩进勇

有心留春住

□ 柴荣君

仿秀。有一瞬间,我们都在仰望,望着同一个方向。那个方向的电线挂在空中,有点像村庄老宅里木桩上拴着的挂衣绳,只不过那上面飘荡的风影,不是母亲浆洗的五颜六色的时光。

就忽然想家了呢。就又想起了燕子站在晾衣绳上的春天。那小小的尾巴,是黑色的。翅膀也是黑色的。这玄鸟,从古代飞向昨天到了今日,仍旧是有着灵性的天赐良禽,幸运鸟,记得家的所在。母亲的目光里,总是有着柔和的光,她注视着两两的燕子,在她的面前来来往往,衔枝草,含春泥,筑爱巢。老旧的屋檐,老旧的院子,有着母亲和燕子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春天。我想家了,更想将有燕子的乡土的故事讲与你听。

穷人的世界简单又快乐。我可不管你

喜欢不喜欢,在极其自然的时刻聊一些自己喜欢的物事,也算是一种幸福吧。这种感觉不属于所有人,我觉得同频是存在的。享受静好,就像期待,所遇皆阳光,多好。儿时,坐在板凳上,仰头看:小燕子在窝里啾啾地叫,大燕子衔了虫子飞回来喂哺;麻雀在雪地里蹦蹦,啄食小米被扣在筛网里;知了在槐树的叶子里唱歌,吵醒青蛙;妈妈在灶台前烙春饼,香气四溢……并不久远的事情,总是鲜灵地带着水润,日子简单重复但极有滋味。

父亲母亲的院子,如今真的与儿时大不相同。曾经种满月季、玫瑰的地方,一簇簇的太阳花,也不知是哪天的风带来的哪里的种子,从三年前就悄悄地长起来了,尖尖的细长叶子,五颜六色的花朵。母亲发现它们的时候,父亲还没有走上一年,从叶子到花期,就只是一个春天。母亲给它们除了草,仔细的样子,我以为她可能插上篱笆,将它们保护起来。可她没有,就那么放任那些太阳花恣意生长,成为每年灿烂的一片。离开家,去儿女处小住归来,母亲会看看那些太阳花,它们尚在,真好。有一天,她和我说,姥姥曾经告诉她太阳花又叫不死花。或许,在小小的院子里生长着它们,也是一种留住春天的方式,或者春天常住的象征。

我是有一些孤寂的吧,作为一个在小城里讨生活的农家女来说,总像是一只寻梦的燕子。家在,梦在,它们之间却有着不能被打破的距离。或者说,距离很近,梦想悠远。燕子和我到底是属于哪里的,城市还是乡村,有时候纠结得心痛如绞。静下来,回望故乡的方向,会探究骨子里的土韵,面子上的书香,哪一个是真实的我呢?或许,是因为燕子真的不能成为笼中鸟。形式上和真实上都不能。樊笼属于金丝雀,华丽和优渥,永远不是我向往的生活。妈妈也不能。所以即使岁月更替,远方那个逐渐炊烟稀少的村庄,仍然有着我们灵魂所向的暖巢。

作为一个北方的略有些壮实的女子,我知道,北方的春天不如南方的春天那般千娇百媚,可她也是千般样貌万种色,透着英气和豪迈。今年春节的一场大雪,忽然将祥瑞洒满每一个角落。雪来得极快,那山那云那水,上下一白。时间在凌晨,我在梦里被雪的气息唤醒。站在十层楼的阳台看出去,白的一致,楼宇和山同高,就连古城的飞檐和弄堂都一样,融在洁净里,预示了丰收,造就了安泰和欢愉。门楼上的红灯笼和风轻舞,大片的雪花洋洋洒洒地写着情书,那些透着莹黄灯光的窗子像张开的眼睛,读着春天的故事。

大年初一,走进雪里,车子在白白的地面爬行,太阳将光塞进车窗,从臂膀开始,血液流动的温暖,通过经脉浸透灵魂,寒冷逐渐地变淡变淡。沿路的树扑簌簌地抖落白雪,透出的几片忍冬的叶子绿得发亮。时节已经是六九了,再过不久,古城的护城河、深河岸边的花草,都会有春的韵致了呢。傍着深水的研山上的文峰塔在蓝色的天空、白色的土地上,清晰而高大,护佑永远是一种常态。所有在路上奔跑的生命,经历隐忍和沉淀,终会在春天绽放,并将寒冷留给过往。

春天,是一个不会被冷落的话题。我也不能免俗的女子。而我要的春天,具体是什么样子的,却又不能说得准确。我的心思,好像总是活跃在不为人知的深夜。总归,我是喜欢会飞的物事,那些有着翅膀的鸟,长了翅膀的蒲公英,化作雾霭蒸腾着的汗水还有眼泪……它们,从过去蜕变到现在。怎么能说蜕变呢?从一而终地有执念、有梦想。有些留在生我养我的庭院,有些留在改变我成就我的沿途。就在刚刚,我品尝着绿蒂黄果柿子状的元宵,母亲笑着看我手里雾气氤氲的瓷碗,一颗颗柿柿(事事)如意,菊花般的笑颜,忽然装满春的身影和气味。她眼里的场景,庭院、山水、儿女、花草,何尝不是生命的延续,不灭的乡土气息。



玉龙湾等你来

(组诗)

□ 王东宇

冬天不冷

年轻的北风沿山坡打着口哨
穿过盆地里的桃花源
数吨雪景却在玉龙湾
呼唤成群结队的车载期望
雪道上卧满雪花与发烧友
瞬间无法控制方向
穿越崇高、刺激、挑战
回望有惊无险
成就感油然而生
雪花在树枝上站立
已是当前的新场景
此刻,把激动的心境
搭乘网络快递给亲朋好友
表述滑雪的时刻
感受冬天不冷
落款 IP 京东玉龙湾

大雪

节气与冬天的约定
大雪是一道门槛
树木光秃落叶子
光秃秃,披着凛冽
提示寒冬
已经列队
渐渐深入
刀子般切割脸庞
大雪的日子无雪
雪炮含一腔雪花
喷涌而出
轻盈地飘落
雪后山坡
变成条条洁白的雪道
每处都是靓丽的风景
悬挂在京东玉龙湾

缆车

滑雪场隐藏一则传奇
一位大姐慕名
来到初始的玉龙湾
检阅白雪挂山川
挑战高山滑雪
广博的英雄主义心境
冲击国际篮球裁判
坐上缆车直抵高峰
高山速滑直达原点
动弹不得
小弟背着离开
心存遗憾,回家疗养
成为流行故事
在发烧友口中快速
滑雪与篮球运动
各有规则,无法并轨

赶集

入住盆地里的桃花源
习惯于去庄乡赶集
无目的不一定买什么
只是到集市上走走
看看依然存活的乡村风俗
在远离城市喧嚣的角落
踩一脚泥土的芬芳
沾一身高粱花子
闻一下久违的乡村气息
寻觅童年的记忆与感觉
在存储乡愁的地摊上
买一把带露珠的蔬菜
吃一个非遗吊炉烧饼
喝一碗土土的豆腐脑
与农民交流采摘乡间趣闻
分解浓郁的乡愁
放牧久居城市的疲惫

玉龙湾等你来

十五年前喷火的夏日
研讨冰雪运动休闲
立项创建滑雪场
起名字叫京东玉龙湾
团队汗流浹背穿行
在玉田团城的盆地
选择适合的山地提前
预约一片深度的清凉
冬日滑雪的新场景
防暑降温当前的酷热
百家旅行社,十万名游客
走进玉龙湾,滑雪休闲
镶嵌在盆地入口处的
旅游交通标识牌提醒
这么近,那么美
周末到河北
玉龙湾等你来



城市里的麻雀栖息在枝头还是屋檐?我并没有真正地去追寻答案。有时候,竟觉得自己就是一只流落在高楼大厦间的飞鸟,无力能够确定翅膀的方向。或许燕子也是有迷茫的时候吧,低矮屋瓦下的窝,被炊烟吹散的风里带着去年羽毛的暖意,一点一点地在天空的白云生处,写出人字的影像。那一群候鸟,在城市的逼仄空间里,寻出并未被完全覆盖与剥夺的回归。我就知道,灰色并未将纯净分割,我的身不由己,也未将随波逐流当成愆愆。

我发现,一只灵巧的猫,在我的面前走着直线。那雪白皮毛,在阳光下闪着光,或许这就是天意。我窥见的不是世界的全部,可我仍旧将自己当作一个舞者,穿着喜欢的大红色的裙子,在白猫的背后,完成一段模

